

金色乡村

Jinsexiangcun



摆渡辽河

关东那事儿

黄世明 主 编

辽宁教育出版社

1



金色乡村

JINSEXIANGCUN



摆渡辽河

关东那些事儿①

黄世明◎主编

 辽宁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摆渡辽河：关东那些事儿. 1 / 黄世明主编. — 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11.8

ISBN 978-7-5382-9379-1

I. ① 摆… II. ① 黄… III. ① 东北地区—地方史—史料 IV. ① K29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64981 号

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 110003)
沈阳航空发动机研究所印刷厂印刷

开本：705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字数：207 千字 印张：12½
印数：1-11 500 册

2011 年 8 月第 1 版

201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严中联 刘 璩

责任校对：沈 剑

封面设计：刘玉琛

版式设计：于 浪

ISBN 978-7-5382-9379-1

定 价：25.00 元

辽宁省农家书屋建设 图书出版编委会

主 任：滕卫平

副主任：孟繁华 马述君 刘长江 张玉龙 李家巍

编 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 伟 王 星 方红星 田雪峰 刘国玉

刘明辉 许科甲 杜 斌 宋纯智 李凤山

李兴威 李英健 杨永富 张东平 范文南

金英伟 孟凌君 赵 辉 徐华东 郭爱民

董晋骞 韩忠良 赛树奇

编 务：杨玉君 李丹歌 刘洪涛

为了历史不被遗忘

姜凤羽

2009年12月1日,《辽沈晚报》“摆渡辽河”专栏正式推出。这是继“大帅府钩沉”“盛京老地名”“盛京皇宫秘史”之后,《辽沈晚报》精心打造的又一个地域历史文化专栏。

谈到办栏初衷,不能不提及一些现象。

很多人都知道杨家将、杨门女将,可有多少人知道所谓七郎八虎、八姐九妹只是个“美丽的传说”?又有多少人知道其中那位大名鼎鼎的萧太后就埋在离我们不远的闾山脚下?大诗人李白在金殿上让权臣杨国忠、高力士当众出丑,但几人知道这段故事也与我们东北、辽宁有关?更有谁知道它与满族的历史有关?

去外省开会,时常有一个强烈的感受。在外地人的眼里,我们辽宁的历史与厚重的中原文明相比,好像根本不在一个层面上,扮演的多是化外民族或是野蛮入侵者的角色。人们津津乐道于“仰韶文化”“殷商文化”,对“红山文化”却表现出让人难以理解的不知、不懂与不屑。

其实,这也怪不得人家。有位在旅游部门工作的朋友给我讲过这样一件事:外地人到沈阳来,要看当年张作霖被炸死的地方,可我们有些专业的导游不是回答“不知道”,就是想当然地说“没了,不存在了”。听到这样的回答,我们还有什么理由责怪外地人?倒是真应该在我们自身找找原因了。

辽河是辽宁的母亲河,她在孕育辽河儿女的同时,也孕育了丰富的辽河文化。辽河流域的历史、文化、民俗、风物与长江流域、黄河流域相比,同样深沉厚重,同样源远流长,同样异彩纷呈。一个地方的历史文化是这个地方的根,“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读懂这句话,就可以知道历史文化对我们有多么重要。

《辽沈晚报》的办报宗旨是:责任媒体,服务民生。推出“摆渡辽



河”，就是这种办报宗旨的具体体现。我们有责任把母亲河留给我们的历史遗产重新收集、梳理一遍，以读者喜闻乐见的形式敬奉出来。这是一个庞杂的过程，也是一个繁重的劳动，更是一个对先人、对后人、对历史、对现在都有着重大意义的文化工程。

如今，这个栏目已经推出整整一年。令人欣喜的是，经过一年的不懈努力，“摆渡辽河”办出了质量，办出了影响，成为《辽沈晚报》的品牌栏目，成为读者喜欢的一道精美文化大餐。

如果总结一下，这个栏目应该具有以下特点：用新闻的眼光来观照历史，用现代的思维来思索历史，用艺术的手段来表现历史。从到目前为止所发的近100篇文章来看，大多数具有很强的可读性，其中不乏新发现，不乏新视角，也不乏新的表现形式的探索。有人说，“摆渡辽河”能把枯燥的历史做得生动鲜活，实为不易；有人说，“摆渡辽河”让我对家乡的历史有了清晰的了解，使我为自己是辽河的儿女感到骄傲；有人说，“摆渡辽河”就是辽宁的百家讲坛，坛坛是好酒，饮之有味，回味无穷。

在“摆渡辽河”推出一周年之际，我们做了两件既有纪念意义又有深远影响的事情：一件是开展“摆渡辽河”进校园活动，请为“摆渡辽河”撰稿的专家、学者进大中学校，为学生们讲述辽宁历史，让我们的孩子们从小就知悉家乡历史，从而更加热爱自己的家乡；一件是与辽宁教育出版社合作，出版“摆渡辽河”历史文化丛书，把在“摆渡辽河”发表过的辽宁历史文化文章集纳出版，为社会、为后代留下一笔富贵的精神财富。

如果我们的读者、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后人不再对渤海国陌生，不再为萧太后迷惘，不再为张作霖为什么被炸感到困惑，我们的心愿足矣。

（作者为辽宁日报传媒集团社长兼辽沈晚报社社长）

目 录

杀人不偿命的黄带子都是些什么人	1
“我的团长我的团” 命绝何处	8
评剧大师成兆才与真实版的《黑猫告状》	23
李白戏弄权臣的传奇所勾起的历史记忆	29
真实的张三丰传奇	35
被人忽视的曹操北伐	41
老马识途救管仲	48
辽王朝的开国大帝耶律阿保机	55
敢砍自己手腕的太后述律平	61
梦想“大同”的“木乃伊”皇帝——耶律德光	68
才华横溢的“让国皇帝”耶律倍	74
叱咤风云的萧太后	81
真实的杨家将如何对垒萧太后	94
始于两个女人的“皇太叔之乱”	101
有样学样的天祚帝让辽亡了国	108
西辽帝国，契丹王朝的绝唱	114
《天龙八部》三豪杰 祖旺辽西一脉承	119
慕容廆传奇	125
同根相煎的王位之祸	132



发生在 500 年前的辽东大屠杀	139
地地道道的明代东北大帅	145
努尔哈赤血战清河城	151
努尔哈赤的叛将兄弟——舒尔哈齐	159
百年前，沈阳城倒下这样一批人	164
“关东第一才子”王尔烈	170
多铎——沈阳城走出的荒唐王爷	177
抗日援朝的民族英雄——左宝贵	184

祖上有荫德 杀人犯法不坐监 闲来生闲情 玩鹰玩鸟逗蝥蚬

杀人不偿命的黄带子都是些什么人

在沈阳城小东门外一里左右的地方，曾经有一座别具一格的方城。这方城孤悬盛京城外，威仪凛凛，门禁森严。从此路过的文武官员，骑马的敛声静气，坐轿的噤若寒蝉，生怕一个不慎惹来大祸。

方城里住着七十户人家，都是从京城迁来的黄带子。官家称这里为“宗室营”，老百姓则称这里为“罪城”。但“罪城”二字只能在家里跟爹妈说、跟媳妇说，跟小孩子都不能讲——孩子口无遮拦，出去一嚷嚷，让宗室营的黄带子听见，轻则打你个头破血流……

腰系黄带子，杀人不偿命

黄带子是清朝宗室的别称。清太宗崇德元年（1636年），皇太极下诏，规定亲王以下宗室皆束金黄色腰带，以示宗室的尊贵和地位。

黄带子就是皇族，但并不是所有的皇族都是黄带子。按清朝的规定，从努尔哈赤的父亲塔世克一辈算起，他的儿子，如努尔哈赤、舒尔哈齐等的子孙，都称宗室，也叫黄带子。塔世克的哥哥、弟弟，也就是努尔哈赤伯伯、叔叔的后代则称觉罗，也叫红带子。比起黄带子，红带子的血缘显然要远一些，所以其地位、权势、俸禄都无法与黄带子相比。

黄带子是清王朝的中坚力量，从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落，直到皇太极建立大清，多尔袞佑护寡嫂、幼侄入主中原，黄带子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清初的黄带子堪称清王朝的四梁八柱，享有多种政治特权和丰厚的待遇。仅以亲王为例，除了每年可得俸银万两、米五千石外，还可得庄园田地五六万亩，庄丁250户。

清朝刚入关时，黄带子只有数百人。经过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几朝几代的繁衍，到了嘉庆年间，黄带子竟已多达几万人。清王朝规定，黄带子的官爵世袭罔替，但能接替爵位的只能是长子。也就是说，一门黄带子，除了长子，其余的儿子都是闲人。在这种情况下，一个特殊的阶层就产生了，按官方的说法，这个阶层叫“闲散宗室”，说得粗俗一点儿，那就是闲出了屁的黄带子。



老话讲，闲来烦恼，无事生非。如果这些闲人只是个普通人，有法律管着，闹也闹不出什么大事来。可闲得闹心的偏偏是身上流着皇家血的黄带子，这麻烦可就大了。

那个时期，北京街头经常可以看到这些闲出了屁的黄带子。他们或手上托着一个鸟笼，或肩膀头上卧着一只阴鸷的秃鹰，身后跟着一帮如狼似虎的家丁，在街上吆五喝六，横冲直撞。二人转有句说口：“告诉你，躲着点儿啊，好几天没杀人了！”据说就是当年黄带子常说的。清廷规定，黄带子杀人是不偿命的，犯了法也只能交由皇家大内的衙门——宗人府处理。

几万个无法无天的黄带子，再加上不少借火打劫的假黄带子，亦真亦假，亦妖亦魔，把个北京城搅闹得乌烟瘴气、鬼哭狼嚎。

敏学怒砸“派出所”

嘉庆十三年（1808年）春，北京城发生了著名的“敏学事件”，把黄带子所引发的社会矛盾尖锐地摆在了嘉庆皇帝面前。

辽宁师范大学俞大华教授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讲述过这件事的始末：嘉庆十三年阴历五月初七，有一个叫敏学的黄带子喝了点儿小酒，剃完头从理发店出来，把衣服往随从手里一扔，光着膀子就上了大街。现在一到夏日，北京的胡同里时常晃动着“膀爷”们白胖胖的身影，估计他们承继的就是敏学这类黄带子的遗风。

敏学走着走着，突然看见街边有一个卖烤地瓜的。他抬头看了看火热的太阳，心里生发了疑问：“这么热的天，怎么还有卖烤地瓜的？十有八九是假的。这是京城地面，这事我得管。”于是，敏学走到地瓜炉前，问：“你这地瓜是真的假的？”烤地瓜的抬头看了看，见是一个酒蒙子，便没好气地说：“地瓜哪有假的？你找一个假的给我看看！”敏学说：“我看你这地瓜就是假的，你拿一个，我看看。”烤地瓜的横了敏学一眼，递了一个烤熟的地瓜过来。敏学接过地瓜咬了一口，品了品，还真是地瓜，便把地瓜往地上一扔，说：“真的也不是什么好货！一股子腌萝卜味，难吃死了。”说完，转身欲走。卖烤地瓜的不干了，一把抓住敏学的胳膊，说：“你没事挑刺儿，吃了我的地瓜不给钱不说，还往地上扔，你赔我的地瓜！”

敏学素来是横行霸道惯了的，现在见一个卖烤地瓜的竟敢用他那只狗屎手当街拉住自己的金玉胳膊，不禁大怒，叫了一声：“给我打！”敏学

出来剪头只带了一个家丁，主仆二人揪住卖烤地瓜的就是一阵狠打，直打得卖烤地瓜的满头满脸都是血，跪在地上直告饶。敏学还不解气，把烤地瓜炉子也砸了，木炭、物件扬了满大街。

敏学刚开始动手，就有人去报了警。步兵统领衙门的兵士赶来，制住了敏学，给他带上了铐子。敏学气得暴跳如雷，大声喊道：“你们瞎了眼，不知道我是谁吗？活腻了是不？”敏学盛怒之下，加上又喝了酒，忘了自己没系那条黄带子，还以为是步兵统领衙门故意要自己难看，遂破口大骂。

敏学被连推带搡地押到了堆拨房（相当于今天的公安派出所），家丁见事不妙，便跑回府中叫人。不长时间，十几个家丁携刀带棒就来到了拘押敏学的堆拨房。敏学一见来了人，一纵身跳了起来，指挥家丁把堆拨房的兵士一顿狠打，还把堆拨房的窗户也砸了，兵器架也推倒了，然后指着吓得几乎尿了裤子的堆拨房长官说：“你记住了，我叫敏学，黄带子，你可以去告我，我在家等着！”说完，领着家丁扬长而去。

七十户黄带子被发配盛京

此事发生在闹市区，围观的人很多。步兵统领衙门受了窝囊气，觉得堂堂国家执法机构在光天化日之下让人给砸了，人也打了，很没脸面，便一张状纸把敏学直接告到了嘉庆皇帝那里。

嘉庆皇帝接状后，龙颜大怒。从打他继位以来，就不断接到黄带子聚众闹事、杀人伤人、无法无天的报告。考虑到都是自己的族人，其先祖对大清有功，他便采取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可没想到，这些黄带子有恃无恐，闹得越来越不像话——大街上杀人，强抢民女，嫖娼宿娼，霸占土地，引得民怨沸腾，老百姓敢怒而不敢言。长此以往，国家的威望何在？皇室的威望何在？嘉庆帝决定拿敏学开刀，刹一刹这股已经影响到国体的歪风邪气。

嘉庆皇帝把敏学案交给自己的哥哥、时任宗人府宗令的颢璣和刑部尚书秦承恩审处。

接手案子后，颢璣借口避嫌，把案子交由秦承恩全权处理。秦承恩接过案卷，宛如接到手一包随时都可能爆炸的炸药，愁得几乎一夜白了头。皇上有旨，要重重处罚，可朝有律令，黄带子不归刑部管。思来想去，秦承恩拿定了主意：别看皇上盛怒之下发了狠话，等气头一过，肯定不忍心重罚自己的族人。所以，此事只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拿出个避重就轻



的处理意见，对双方都有个交代也就是了。

于是，秦承恩把一个经过反复斟酌的处理报告上呈给嘉庆皇帝。报告上说：一，敏学动手打堆拨房的官兵，是因为不知道对方身份，以为是卖烤地瓜一伙的，属不知者不怪；二，所谓砸窗户和兵器架也事出有因：敏学到了堆拨房后，大声喊人，无人理睬，敏学便趴到窗前手扶着窗户往外看，正在此时，有人在后边拉他，窗户就被带了下来，为了躲避掉下来的窗户，敏学猛一躲闪，碰倒了兵器架；三，据查，敏学过去奉公守法，素无异端，属于初犯。故判杖二十五，拘禁九个月，罚俸一年。

嘉庆皇帝看了这份处理报告后，气得将报告撕得粉碎，当即颁下严旨，将敏学开除出宗室，宫门外重打四十大板，发配盛京，严加管束，永远不许回京。刑部尚书秦承恩捏造事实为敏学开脱，着令革去刑部尚书之职。

随后，嘉庆皇帝又命宗人府上报有劣迹恶行的黄带子，算上敏学，共七十户，一同发配千里之外的盛京。

盛京地方官大叫“苦也”

七十户人家一千余口人踏上了当年还很荒凉的大御道。

大御道是从北京出山海关去往盛京的唯一一条通道，当年清兵入关走的就是这条道，后来清朝皇帝东巡祭祖，走的也是这条道。

敏学躺在马车中，被打得血肉模糊的两条大腿钻心般的疼痛。迷迷糊糊中，他高一声低一声地骂着。随行的人不知道他在骂谁，但可以肯定的是，那些关于妈妈奶奶的话肯定不会是骂嘉庆皇帝，因为嘉庆的妈妈奶奶也是敏学的先人，骂了就等于骂自己。

同行的黄带子们情绪低落，低着头，袖着手，一个个像霜打过的茄子。心情不好，走得就极其艰难，长长的车队吱扭吱扭了几个月，才到了盛京城。

盛京的官员早已接到了圣旨。听说有七十户黄带子让他们妥善安排，并且严加管束，他们不由得齐齐叫了一声“苦也”。

盛京是清王朝的陪都，设有一套完整的政府衙门。盛京城本来就不大，各衙各署占去了很多地方，再加上八个铁帽子王的王府，到哪里去安排这七十户地位高、脾气大的龙子龙孙住下呢？跟老百姓住在一起，肯定不行，且不说黄带子们会不会生事，就是安全问题也没有保障，万一哪个黄带子出了事，谁担待得起啊！

幸亏黄带子们在路上走得慢，使得盛京的官员们有了比较充裕的时间为他们准备了一个较为理想的住处。

小东门外立起了一座新城，这座新城就建在现在天龙家园小区的西北角，过去是小东卫生院的所在。城四面修有高高的围墙，四角建有角楼。城内共有七十四个四合院，每家一个独门独院。房子宽敞明亮，正房一铺万字炕，西墙处供着祖宗板，院子里立着索伦杆。为了讨黄带子们的欢喜，官员们给新城起了一个很贴切也很能显示尊贵的名字——宗室营。

宗室营之所以建在这里，是因为此处在盛京城的东西面，是满人的祖地，当年的王气就是从东边逶迤而来的，而且离宗室营不远的地方，有一个三陵衙门。现在这座老房子还在，房顶上长满了蒿草。三陵衙门是清廷为保护关外三陵专门设立的机构。黄带子回盛京，名义上不是发配，而是回来佑护祖陵，靠近三陵衙门，佑护起来倒有许多方便。

《辽宁日报》原农村部主任、资深记者金敬芝的先人应该就是那批从北京发配到沈阳的黄带子。谈到敏学事件，她说：“这件事我不清楚，但我知道我的爷爷就是佑护北陵皇太极墓的。我爷爷不是家里的长子，所以他没有爵位，每天的工作就是到北陵去。奶奶活着的时候总跟我们说：‘你爷爷可不是一般人，他是黄带子，龙子龙孙啊！’”金敬芝现在还记得，奶奶说这话的时候，脸上神采飞扬。

在盛京的日子一年不如一年

黄带子初到盛京，生活得很是惬意。他们拿着皇家的丰厚俸禄，不愁吃不愁喝。地方官员对他们恭敬有加，百般呵护。那时候盛京城的鹰市、鸟市、茶楼、酒肆，随处可见黄带子的身影。黄带子不喝醉时，一般也不闹事，就是喝醉了，也闹不起大事，因为地方官员早就告诫过百姓人等，黄带子骂你，你不要还口，黄带子打了你的左脸，你再把右脸送过去。谁要是敢逞一时之强，惹恼了黄带子，出了事自己负责，黄带子可是杀人不偿命的。所以，盛京人对黄带子多是敬而远之，见了黄带子，知趣地往旁边一让，再说几句虽肉麻却让黄带子很感受用的话，黄带子也就无从发火了。可以说，黄带子来到盛京，虽然带着一肚子的怨气，却并没有把盛京搅得鸡犬不宁。

就像永陵后的启运山那十二个高高低低的山峰，神奇地契合着清朝十二帝在位时间的长短和国运的兴衰一样，黄带子的命运也随着大清的国运而大起大落。按清代宗室的规定，黄带子继承爵位，除开国元勋受皇帝特



批的外，其他的一律随年代降等袭爵。也就是说，第一代接袭的如果是亲王，那下一代只能承袭郡王，如此类推，越袭越小，接到最后也就没有爵位了。清朝末年，盛京城里的黄带子大都已没有爵位，而且随着国势式微，能得到的俸禄也越来越少，大多数黄带子家已经入不敷出，只能靠典当变卖过日子。曾经出入鹰市、鸟市、酒肆茶楼的黄带子成了旧物市场和典当行的常客。再后来，实在没有东西卖了，有人便卖了宗室营的房子，搬到外边买下便宜的房子住，省下一笔钱养家糊口。

金敬芝说，她出生的时候，家里已经不在宗室营。老人今年81岁，1929年生人，此时清帝已经退位18年。如果说黄带子的衰落是从清朝末年开始的，那么20多年的持续衰落，足以把一个辉煌从山巅摔进谷底的烂泥里。

宣统三年（1911年），赵尔巽调回盛京，出任总督。感于东北教育落后，赵尔巽报请清廷批准，用皇饷银建了一批学校。见赵尔巽竟敢用皇家的钱来建学校，身陷困境、对皇饷银盯得很紧的黄带子群情激奋。但此时的黄带子早已没有了当年的霸气，只能在夜深人静时，偷偷地在赵尔巽的家门口贴了一副对联，上联是：“尔小生，生疮长病。”下联是：“巽下断，断子绝孙。”联是藏头的，上下联头一个字连起来正是赵尔巽的名字。赵尔巽看了对联后，知道是黄带子所为，提笔把对联改了几个字，变成：“尔小生，生生造化；巽下断，断事公平。”随后，他又在府门前自拟一副上联：“三年三月赵三哥复来东三省。”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赵尔巽曾任盛京将军，受过黄带子不少窝囊气，后调往南方任职。如今再次回来，今非昔比，黄带子已是明日黄花。赵尔巽此联看似平淡无奇，内里却暗藏锋机——他明明白白告诉黄带子，我赵三哥又回来了，你们接招吧！但这种具有挑战意味的上联贴出去很久，也没有人前来应对，黄带子此时的处境与心境就可想而知了。

黄带子是沈阳历史的匆匆过客，惊鸿一瞥，昙花一现，没有留下多少史料记载。那座威仪凛凛的宗室营也在多年的战乱和风雨的摧残下消失了踪影。20世纪60年代挖防空洞时，附近的居民在当年宗室营的所在挖出了很多条石和大块青砖，想象着这里应该住过达官贵人，却没有人能准确地说出，这个地方曾经叫宗室营，这里曾经住过七十户从京城迁来的黄带子。

不过，黄带子也留下了可以流传千古的东西。当年黄带子在北京无所事事的时候，有人票起了戏班子，为唱戏的、唱曲的写了不少优美的唱

词，作为茶余饭后的消遣。乾隆年间，黄带子所写的唱词被结集出版，取名《子弟书》。七十户黄带子被发配盛京，《子弟书》也被带到了东北。现在火遍大江南北的东北二人转，很多传统唱段的唱词都是改编自黄带子留下的《子弟书》。

黄世明



一首高亢的军歌先扬后抑 一支善战的部队先虎后虫

“我的团长我的团” 命绝何处

电视剧《我的团长我的团》讲述的是 20 世纪 40 年代，中国军队与日本侵略军浴血奋战的故事。熟悉那段历史的人都知道，所谓“我的团长我的团”其实就是中国远征军。

中国远征军 1941 年冬诞生于云南，1948 年深秋覆灭于辽西大虎山。讲述这支部队的历史，时而让人感动，时而让人感慨，时而让人扼腕叹息。

初进缅甸，大败而归，杜聿明率残部两万余人闯进野人山，脚下被蚂蟥叮出了血路，人倒下去，一两个小时就被蚂蚁吃得只剩下一堆白骨……被困原始森林三个月，余者不足三千。眼看着绝路逢生，却又活活撑死了一千来人。

一名军官被日军俘虏，吊在树上，双脚在滚水中被煮得只剩下骨头，这个军官始终骂不绝口……

敌我双方在山头拼死肉搏，眼见山头将被日军占领，第八军军长、何应钦的儿子何绍周下令向山头开炮，远征军战士与日军一起倒在炮火中。何绍周两眼含泪，仰脸向天：“千秋功罪，后人评说吧。”

抗战胜利后，这支在缅甸打出了威名的部队分陆、海、空三路进入东北，拉开“老子天下第一”的架势。结果，几个回合下来，死的死，降的降，逃的逃，在黑土地上画了一个耻辱的句号。

雄师出征，豪情万丈

1941 年冬，为了保护中国当时仅存的国际运输线——滇缅路，中国组建了十万人的远征军，开赴缅甸与日军作战。

这支部队中的很多高级将领，几年后都出现在了辽沈战役中。蒋介石最初任命的远征军司令是卫立煌，后因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一个姓袁的参谋叛变，交代了卫立煌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时，暗中给八路军运送物资。蒋介石一怒之下，改任杜聿明为远征军代理司令。郑洞国、廖耀湘、孙立人、郑庭笈、潘裕昆都是这支部队中的重要将领。

入缅的先头部队是杜聿明第五军的第二〇〇师，师长为抗日名将戴安澜。1939年12月，戴安澜率部参加广西昆仑关战役，歼敌六千余人，击毙了日军旅团长中村正雄。戴安澜一战成名，誉满中外。

1942年2月中旬，二〇〇师由昆明出发入缅。出城那天，昆明城的老百姓自发地涌上街头，夹道欢送。一个个热乎乎的茶叶蛋送到士兵的手中，带着老妈妈的殷切嘱托；一双双布鞋、布袜塞进官兵的行囊里，还捎带着一双双热辣辣的目光。戴安澜骑着高头大马，不断地向道路两旁的老百姓敬礼。

随后跟进的是第五军新编第二十二师，师长是廖耀湘。后来在辽沈战役中侥幸脱身的孙立人当时为第六军新编第三十八师师长。

那段日子里，滇缅公路车水马龙，人满为患。道路一边是连绵不断的东向车队，运送着美国援助中国的物资。另一边是远征军的西行队列，十万士兵情绪激昂，雄壮的战歌此伏彼起。

缅甸有几十万华侨，分住在缅甸各地。远征军所到之处，华侨们蜂拥而至，拉着士兵们的手，眼含热泪，高呼口号。自从日军占领缅甸后，华侨深受其害，不少人家破人亡。现在看到祖国的亲人，看到祖国的威武之师，华侨们就像走失的孩子见到了母亲一样，哭着讲述日军的暴行，一遍遍地重复着：“给我们报仇啊，给我们报仇啊！”

华侨们的控诉激起了远征军的满腔怒火，一个士兵端起轻机枪，对着前方的丛林狠狠地扫了一梭子，大声叫道：“小鬼子，听好了，二〇〇师来了，送你们下地狱的人来了！”

然而，当二〇〇师于1942年3月8日到达缅甸的同古时，眼前的景象却让他们大吃一惊。同古城四门洞开，连个像样的工事也没有。会同作战的英国军队一听说中国远征军来了，几万军队不到半天的时间就全撤走了。英缅军总司令胡敦显得很有绅士风度，临走时说：“仓库里的物资我们不带走了，都归你们了。日本人就要来了，你们好自为之吧。”戴安澜请胡敦留下缅甸日军的情报，胡敦耸耸肩，没等说话，一发炮弹带着啸声飞过来。胡敦抱着脑袋跳进汽车，一股青烟，一阵吱哇乱语，车飞驰而去。

同古城只剩下了中国军队。

血战同古，二〇〇师打出国威

二〇〇师与日军打的是一场遭遇战。在此之前，日军在缅甸如秋风扫